

春秋諸傳會通六冊

元明本
第一

自序 一葉

綱領 四葉

春秋諸傳序 十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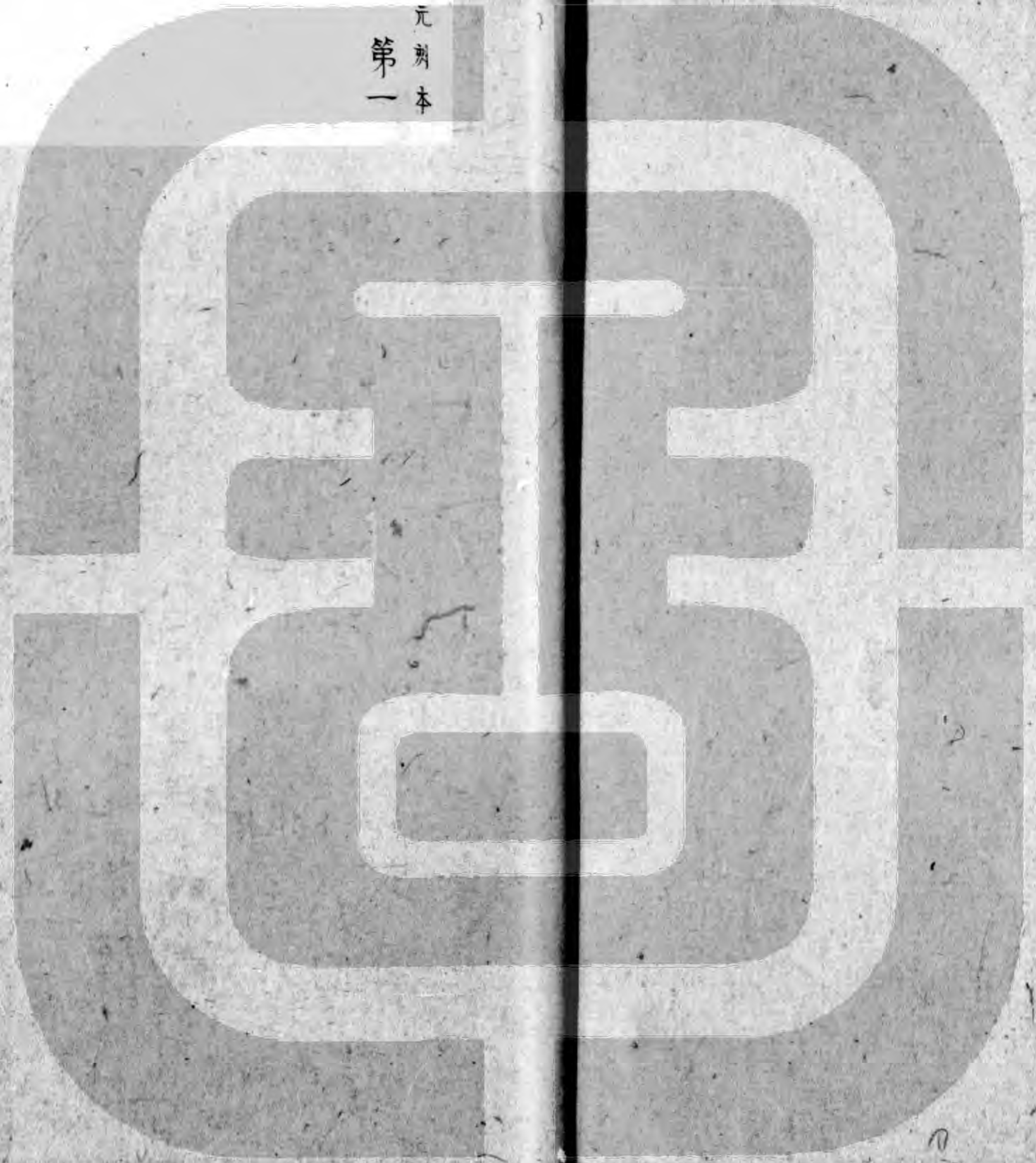
凡例 一葉

卷一 一葉

卷二 八葉

卷三 十六葉

卷四 十七葉



得恭延旨
已成功矣
其力之
書來求
費
寫者弗克
刻之

正辛補腦

崇川書苑聖刊

後學廬陵李廉陽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遺樂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世希不失矣天下有

道希不失矣天下有

吾其

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
又不在茲乎 又曰
此孔子脩春秋

至於

春秋者
秋乎罪也

私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

義則立竊取之矣

按此孟子發明孔子春秋不吐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對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因於殷禮所損文也

知也

則削游夏不能替一辭

曰春秋子

人之用全在此

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

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

按此諸家發明孔子

內陽而外陰

同可長也

以伐之矣

不典式爾有可

賞延于世

賞罰嚴怒之意也

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又曰管仲

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受其賜又曰管仲

小哉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尼之徒無道桓事者又曰管仲得如

山行子夏文公

非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夫

有

功

過者亦未有失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

功目子無統理而不得夫之心矣

按此春秋子奪夫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堯舜三代之英立未之逮也而有

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公多邊賢與能講信脩睦故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謂大同大道

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世及

禮記文武廣至周

於禮者也

謂小康孟子

信節用

又曰遠人

關之矣軍旅

世天下之民歸之

又曰

俗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夏禮

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往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曰

桓之子孫微矣

按此數條皆春秋

分謹明聖畏天愛民

自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

叙之體存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明也

會

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

其

不祀婚姻賦稅

不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

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

時悉皆不書所謂當也

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

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焚奔放兆反帝

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

焉此其二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子此條

商經

見本 其有耳春秋為

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

轉相傳授浸失其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

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

察擇其而不精則春秋 大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所

僻說 而不顯矣

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諸傳序

後學廬陵李康

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有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中夜之所記必年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

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也孟子曰楚謂之

一而魯謂 以其也

知周公之

子所

也周德既

不能使

諸所記注

序

其

制以示勸
改也

錯綜為六十

也故伊或之經以抄者後亦以其遺
錯經以合異隨義而列其例之以所重舊以清
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身載籍其
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
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若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
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
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故特

皆屬例而後發義指行事以了褒貶諸稱書不書先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

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

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書其歸

已非例也故發傳之辭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

城緣陵之類是也二而晦約言示制

不地與謀曰

首下章

其事具文

五曰懲惡

名之類是

四文所

為斷古今言

和

今

大卦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事
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其專脩丘明之例必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
貶間一傳而去異端蓋
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述大義賈景伯
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類乎嚴者雖遠近亦復

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

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音凡四十部七五卷皆顯其

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

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

說

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

言孫以辟當時之害

義公羊經止獲麟

仁氏經終孔丘

乎余所聞仲尼曰

沒文不在茲

也嘆

麟鳳五靈

歸比聖

固所以

東周之

乎其位則列國本

天求命紂開中興

弘宣祖業

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隱是故因其歷數

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

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

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甲之防既作之後乃復隱諱以

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仲尼素王丘月素臣又非過論也先儒以為制作

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引則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

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一學

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

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

有其勢雖問不得以講請師

解時加釀嘲者不可勝記

者不可勝記

遠緣際

多隨一創此

哉余竊悲之

隱括使就繩墨

穀梁傳序

愛君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紀禮壞樂崩齊倫攸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災因釁而作君若是不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以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怨是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

柔虐言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世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面臣亡朱干設而君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中盡矣孔子視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獲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秦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任以被羣后也於時接故因茲以化育贊人道之幽結拯頹綱以繼三之賸片言之所抑雖實必存無所隱其名

弘麟

之事業

經之旨一臧否不

作而大義乖左氏

穀梁以衛輒拒父

廢君為行權妾母禮夫入為合正以兵諫

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禮

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禮惟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

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廢禮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

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禮主其紅以必當為理夫至禮無二

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禮不當則

以通經乎雖我之所禮以未當安可以得當之禮莫不

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禮望碩儒各信禮習是非紛

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禮向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禮益非通方之至理誠

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禮穀梁清而疏其失

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禮而不誣清而

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禮

末歲次大梁先君禮願駕于只

兄梁子姪研講

則有何嚴之

師匠辭理由

違反斯言

異之說身

過致及祖

乃與

意業夫又終嚴霜百

身彫落一子

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表姓名名曰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明然後人道立天浩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日作順乎風氣之宜先天以
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洪
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
已事之謬秦至以

正遠之信漢直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于當

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精於辨解不待說

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矣行夏之時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

善於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也或抑或縱或

之安文質之中
之模範也夫

室之用於一

學春秋者必優游

春秋之義則雖非

學不傳乎悼夫聖人

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亦

可復也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

事春秋魯史爾仲

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孟氏發明宗旨為天子之

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

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

在己任而誰可五服弗

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

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

升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

勵斯人之興喪在己而由

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

具意

此可悼秩上
可勸本

於

而不得肆其

惡則發乎詩之情

禮之經本忠恕則

王之法度萬世之

春秋猶法律之有

是經而處大事決

學名科如游夏尚

遠欲因遺經窺測

之所同然一爾苟

矣之也而春秋之

國是獨於春秋貢

進請斷國論者無

日消其效使夷狄

削撥亂反正之書

斯時奉承詔旨輒

奧義或未貴通然

夷大法略具庶幾

伏觀春秋二百四

切著明非五經比

及平王末年王迹

下五霸迭興假仁

令征伐莫敢不

以尊周為名

考信窮理

不鮮矣自先

尚蓋立義之精如

且豈易能乎然世

可然者雖越宇宙

近世推隆王氏新

不以設官經筵不

欲日長天

仲尼親

崇信是經乃於

說以獻雖微辭

亂賊闢邪說正

人心用夏

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春秋傳表

以推

恣政在大夫

國命夷狄制諸夏

天地明並日月自

之義見諸行事垂訓

道而改法創制不龍

塾與蕭韶九成百獸率舞

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

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

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

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

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

加脩省及其既

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

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

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

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

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

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

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

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

用事者以災異之變

與禮文常事則詠

也侈心益縱至東

勇智聖德日

此此

宣之由時君信重

馬日未張而大

也

斷崇信是經

命臣下有能誦習

榮奉詔旨輒不自

萬言上之御府恭惟

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

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

陳氏後傳序略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一書

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

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

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

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

叙邦統

宋樓鑰

中書舍人止齋陳

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

以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

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

春秋始為猶知有天子之

命王室猶其威重自霸者

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

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

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

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

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

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

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壽

盟于石門以志諸侯

秋之終始也隱桓

齊多特筆諸侯

將而後百乘

今行諸侯不復知有天子之

以上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

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

公遂國之

如諸侯

元前

為一黨公曾言

莫甚於鄭莊宋公

五國是可為不臣

夷鄭為亂階侵蔡遂

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分

孫叔帥師書公子季友卒者

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履之役鄭公

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屏大自隱而下春秋治者諸侯

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士人之辭

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則從其辭勸懲著矣文十年

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千餘年而狄晉狄鄭皆可

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吳事端餘書錄而已矣此皆從

儒所未發至僖之二十一至二十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

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郊交為夸舉祝鮀之言為證

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

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以書者皆左氏之力音

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為近明忠臣然多

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益博採善言禮

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增

依彼之或以凡例義

而知其惡者乃

九年以後訖終

嗚呼與止齊

之悲而後得
三歎而不能自

春秋諸傳序

春秋諸傳會通凡例

後學廬陵李廉軒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
六家為主蓋六家皆
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
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
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
注及正義與疏並不
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
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在
皆錄其有倍禮常
決不可從者略疏於謹
辨之

一其三傳有

不紊雖

一其二傳事

以胡氏爲子

一此經大經

手故於例之異詞事

詞同而事異或事

異而詞同皆通經釋後

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

論

一 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刪削然以去

皆浮詞至於確實之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

一句一字之精者亦彙錄無遺

一 經中地名人名等有懸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 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廬陵進士李廉輯

國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

白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爲所記之名也韓宣子

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

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

文之則害則用舊史不

改也陽中萬物以生秋

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

爲成編年有秋成故

作不失常也舊以爲

成編年有秋成故

云春秋非也莊七年

春先於可秋先

秋則孔子未脩之時已

春先於可秋先

於冬舉之二

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

也典以包之

說同而杜氏

國

春秋名義二

說同而杜氏

政也今麟出

以感也絕筆

隱公讓國

以感也絕筆

作春秋也何以終
 於麟者欲其終
 太平以瑞應為
 因魯史脩春秋
 之道既引麟為
 王之道既引麟
 之既引麟為
 春秋不作為隱
 公適堂
 猶有請流於公
 適堂
 強至其晚人年
 失道滋甚
 是二網論人望
 絕矣
 而麟至聖人先
 也
 天而天非違也
 故終鄭莊之
 篇皆特筆

應因事
 而詩亡
 然惠
 公初
 年周
 朝列
 國矣

隱公

世直經麟
 公名息始謚法不尸年
 麟而止公羊谷梁
 經成道備托言
 為經成而麟
 始謚法不尸年
 胡氏託翁之說本蓋子文
 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同
 蓋公羊以為為因麟而修
 瑞應故就以為止谷梁則
 不經其矣

魯夫人娶宋女仲子生桓公
 桓公少隱公即位而
 後又娶宋女仲子生桓公
 桓公少隱公即位而
 魯夫人故惠公欲立桓公
 桓公少隱公即位而

元年

後

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元年者何君欲其體元春正故不魯紀年凡人君即
 元氣也王當執大本長庶
 者人君當執大本長庶
 長與元同體故年稱元
 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
 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
 體元者人主之非也
 春秋深明其用不當自負
 亦速而遠近莫不正矣
 三名其實一物也
 侯改元自汾王以
 齊武公九年
 年陳幽公

侯改元自汾王以
 齊武公九年
 年陳幽公

張氏

伯來

然故特去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伯書伯書

公子益師卒

何遠也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大夫皆命於天

意其不日

公牙李孫

如書自左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公牙李孫

附錄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於爵

外離會小

不書是也

諸夏先治

無罪皆不

臣恩少殺

皆日錄之

也所聞者

拒莊閔信

深所見之

臣恩少殺

於爵

譏二
是也
公此

朱子曰
公之事也
及鄰

段兄弟之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書會者惡其虛內也
外好也
王
義者行仁者守有
此三者然
後可以出會戎危
公也
各安其所有書會
戎譏之
已矣

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

啓滑夏

春秋書公會
凡我戎不
善言而君臣同

春秋書公會
凡我戎不
善言而君臣同

春秋書公會
凡我戎不
善言而君臣同

附錄
春王夏不
見王若奉
時例則時
而承天也
繼年則月
而不善王
書王

皆上承春而
下屬於月
文表年始
事莫之先
所以致

恭而不驥者
他皆放
恒有月無
王以見不
奉王

爾法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
向
莒人入向
為我邑

何以得而
入者內非
也

弗居也
義言之以
也

造其國都
以義言之
也

王事而加
焉見天王
之不見矣

征討下加
焉見天王
之不見矣

君也具事
直書義自
見矣

大夫將內
書大夫自
則缺矣

蔡始惟內
書大夫自
則缺矣

無駭帥師入極

郎今因
以勝極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夫婦

紀子伯吉子盟于

逆婦姓不

于魯使大夫盟于
民故比之內大夫
伯者何無

國

有斷以大夫

不書葬

缺者有先儒
有先儒葬外

既昏

紀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書

國

國

特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也邦若之妻卒則書葬

明齊葬夫又隱之妻也卒不書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鄭人伐衛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陳氏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伐衛至是鄭又伐
衛討滑之亂也
也衛法所禁况於修
也衛服則可免矣此
義施不書戰者經傳
以爲衛也服亦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伐楚不戰

弱假強而能去
兵書敗曰戰
師若鼓曰戰
精師若鼓曰戰
又破其伐無

三年春王二月



凡十二交

能小而有盈縮故有



有頻交而食者唯正

明時之法也

由遇災而懼之意也

天之咎象也

背君父或政權在臣

侵中國皆陽微陰盛

食正朔也

十盡朔言一日

其朔夜食也

後日朔食正朔也

三食是失之也

庚戌宣十年

主於朔也

日而冠也

二月丙辰

不義例當是

徐說以辨之

遠日欲諸

告雖至及魯

亦不往也

不喪其罪應誅

夏四月辛卯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

桓襄王左

侯遠日欲諸

告雖至及魯

亦不往也

不喪其罪應誅

桓襄王左

平惠王左

簡志崩志葬赴告

夫

量不

矣然每

食必書示後

其表而有食

其應弗克畏

其夫或臣子

言日言朔

是也此例一

不日不言

後也則知

前或月果

如莊十八年

之說徐說

以

不再宰

徐說

推

年四

非

之

亦

猶

必

有

則正其本因其

乘國之均不平

奔楚皆以氏書志

其位祿以報功也

擇官不擇人由授之

而莫除人主孤立而

其武氏仍叔之子於

也公羊子此說必有

君尹氏卒遂以為天子

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

于姑所以不言魯不

公故書君氏以別及

為於義例皆無所據

又春秋胡氏則以崔

為譏胡氏則以崔氏

上未得行其爵命聽

稱使魯不共王喪致

以其不書武氏子何

以不書使當喪未君

秋武氏子來求賻

非禮也

其官當

其奸根據

周書尹

左氏經文書

諸侯不附

姓特為

天子大

在殯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天子大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公和卒

公舍夷與宣子

子奉之以主社稷

子出居于鄭穆公

日或書聘問則書

雖使至告喪其

公焉曰先君宣
寡人弗敢忘請
侯卒國史
後書或
盟則
無所
而

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歸生若曰歸
以不歸魯雖不得正也求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
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求之求之
也君取於臣之言求而曰求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
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也
非所當求也

其不言使何也

無君也

歸死者曰

歸生若曰

歸

以不歸

魯雖不得

正也

求者非

六年取長
丘之師鄭又
始因宋場忌
後已焉故公羊
然公羊不責宣
而反責宣公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

尋盟在春秋前

魯

外盟會

王法則非常也
施敬於民而民
始疑此記周豐
立未之連也而
其諸以是為非
為公之世乎故
陳氏齊鄭合也
王鄭齊之紀無
志諸侯之合書
終也夫子作春
特筆焉於襄昭
定哀之際惟齊
多特筆焉

齊定之故始此
春交質之故有
馮以謀宋而宋
小伯之志於於
台黨之始而實
周鄭交惡之事
在茲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則魯

者有怠於禮而
魯史之舊也有
其罪而不葬有
葬聖人所削春
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杞

齊

外取邑不書此

魯

以書

齊

取者收奪

天討不加焉至
國取邑具暴

此小國取

言伐言取

其惡也諸

然亦中

齊信

也何以書在春
言也於聖人之
事也於聖人之
代會而民末
不削者

梁立皆以

以自出

遇者志相得

為此辭則當防

六月此季姬遇

未詳所內遇之

又同於內遇之

得同於內遇之

要之諸侯會

之口口口口

如例

通防為外遇然及字

何防為外遇然及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宋曰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

君為主救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

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

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

變可有弒君之難欲定州而從其邪

衛非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為首惡者孤矣

以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為首惡者孤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會侯徒立許固請而行書曰鞏帥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取其禾而還鞏帥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姓之卿况鞏帥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此傳曰本

得相遂

防者蓋

防為外遇然及字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子為公之即位也

附錄

陳氏

例三

伯得

同文

臣歸

然軍

伯得

臣歸

然軍

伯得

伯得

九月衛人殺州吁

專將而後

○

州吁未能和朝陳

○

○

○

陳石碣使

于衛陳請即圖之陳

○

○

○

陳石碣使

以廣忠孝之謹其時月

○

○

○

陳石碣使

孫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稱人則疑指

○

○

○

陳石碣使

右宰醜也故曰變文稱人則疑指

○

○

○

陳石碣使

州野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

○

○

○

陳石碣使

故久然後能殺之漢耳非諸諸者綠四

○

○

○

陳石碣使

不踰年卒討之終風日五國之詩於中擊鼓作於國中

○

○

○

陳石碣使

○

○

○

○

陳石碣使

冬十一月衛人立晉宣公

○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

○

○

○

陳石碣使

雖公人立之其詞也非也

○

○

○

陳石碣使

賢得諸侯子正不也

○

○

○

陳石碣使

先君上特書曰立於天

○

○

○

陳石碣使

子所國之明專曰立於天

○

○

○

陳石碣使

有其所國之明專曰立於天

○

○

○

陳石碣使

譏不在立也必

○

○

○

陳石碣使

尹氏之罪已見之也
正味王命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觀作天隙也棠濟也

公

公將如棠觀魚藏債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

公

其材不足於農隙以備器用則君不

宰

公

焉遂往棠而觀之書曰公矢君所

也

公

魚于棠張之也且言遠地也夫無

異故諱使若以耻公夫南面

公

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

觀禮尊不親小正也

公

音得齊景尸大功視非者曰

修而公觀之非先王觀也

公

無非事者春省耕不

而朝於天子曰述諸

公

侯非逸禮特書欲

而朝於天子曰述諸

公

禮以不動然後

而朝於天子曰述諸

公

所以示人以

而朝於天子曰述諸

夏四月葬衛桓

社則以命
公土服遠日桓夫
死而加以不請於
薨正以王法而書
其私謚而稱公罪
不忠孝之臣子也

順之諸侯也至於葬則從
者不忍為也春秋諸國皆稱禮也
公獨

秋衛師入郕

常也 郕師入郕 羊蓋告王請謚故特書
疾于兵而類是也 有暴而稱其師者
次于郕 侯陳蔡之類是也 有惡其無名
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亂而立者必有懲之
著其暴也 張氏 凡繼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
公遭大亂而得位既安國固本之志矣
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志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稱師將師例公羊曰將尊師眾稱謀率師將
師書其重者也 胡氏取之而少發書人君將
後春秋之義明甚 何氏又發功惡有大師之
將而無功為惡 小將卑師少而有大師之
少而無功為惡 小將卑師少而有大師之
曰蔡衛陳從王稱入而師義是也 然公孫
徐稱率師而無功 其惡大矣 亦其可
末於諸例也 又按齊鄭之書亦其可
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 夫既而
之爵而迫脅於諸侯如此 春
得不重感乎齊鄭猶可也 衛
鄭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衛

夫四士二夫舞所以
昌為祭仲子隱為
母也初者何始也
人也初始也穀
獻六羽始也
初獻六羽始也
修皆用

考

考

考

六年始事
二十二年
事無事則

冬宋人取長葛

取非所修連帥之罪著矣
保不能而失之王法言無天
人強取以失之王法言無天
初穆公伐鄭不亦逆天理使
重也而明鄭人報宋序和為
宋又辛矣其伐鄭而圍其邑
臣豈一解矣其伐鄭而圍其邑
不與也
鄭莊委長葛於宋
而宋卒受蹇國喪師之報矣
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弟也至
不與也
俱行也
約全竟婦道
故重錄之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禮之常也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
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說主胡氏前說主左氏穀梁後
不與也
俱行也
約全竟婦道
故重錄之

滕侯卒

何不以卒於外也
滕侯卒
外錄以卒於外也
滕侯卒
外錄以卒於外也

附錄

若齊亦稱侯
起文皆貴賤
以稱侯而有起
先朝隱春秋褒
子得滕以禮祭
之說滕本非爵

夏城中

苦稍稍完補至令
姓完補至令



重書也
言當也

益城益
護也
養遠教
民必書
君之勞
心也
凡重事
也
城者
也

附錄

左氏

明氏

日用至而畢正而我
則越禮而非制也
農務而非常矣
板幹稱而非常矣
具鮮釋度有司量功
况失其時制無愛養
之意者其罪之輕重
宣胡氏所引分財用
已下見左

寧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

齊侯

凡使

聘皆

使

聘

結文

以相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之者以其來接於我率其弟若
歸而稱兄弟者責其友也
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以
曰同母蓋為嫡弟也
私其同母異於他弟也
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
焉桓十年來聘特與
書云于弟弗念天惟與我
大而不友于弟弗念天惟與我
楚而不稱弟不念天惟與我
亦不念天惟與我
仁人於兄弟絕矣
存春秋之意也
與來世以訓弟絕矣
遣使于魯以結好
黨而于魯以結好
歸父之來晉
於判晉也
皆出於私
既伯僖而

張氏

聘

聘

聘

按二桓也

爭頃之時也

伯有也

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

穀梁

楚丘見衛不救天子臣之

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張氏

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

似有摺然考之於經後此卷至二國為黨以仇鄭則

宋衛此謀蓋有志於伐鄭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公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其言特重難也其祀何難也此乃以歸後乃未賜族

所以受也鄭伯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宿之湯又六年入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為朝宿之湯又六年入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湯沐之邑祊近魯許隣而鄭伯各侯朝于天子之郊有朝

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我入祊有義者祊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順之詞義者祊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禮焉鄭初皆遜辭也叛王糾其

初戎伐于楚

穀梁

徒衆入也歸身詞于

齊侯將平宋衛於

鄭有會期宋公以

衛特相不書書宋

衛將以為參盟也

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

鄭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

似有摺然考之於經後此卷至二國為黨以仇鄭則

宋衛此謀蓋有志於伐鄭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

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其言特重難也其祀何難也此乃以歸後乃未賜族

所以受也鄭伯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宿之湯又六年入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為朝宿之湯又六年入惡乎地也入者入至也此乃制六年也

湯沐之邑祊近魯許隣而鄭伯各侯朝于天子之郊有朝

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我入祊有義者祊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順之詞義者祊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不復能巡守矣其言

禮焉鄭初皆遜辭也叛王糾其

故于防也

於輸平之時然不過清以固
不請而隱歸祊以祀周公為固
謀所松猶未祀周公為固

大惡而不義之立秋人所書不立小人之難二為邑方二四里表四皆有矣范氏有朝宿之邑歸則否胡氏自利而來非也歸者國人之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辛亥行男卒

禮之中也尊卑之等名者與魯通也考者所證侯也禮之中也尊卑之等名者與魯通也考者所證侯也禮之中也尊卑之等名者與魯通也考者所證侯也

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桓侯封○辛亥行男卒齊人卒便來告成三國民受君之惠明德承及五帝盟上王爵也道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心疑危後是傾危之謹其始也盟於會同衰諸侯放口血未乾而者焉春疑也蓋此則三侯傷東方大之事成鳩今日臨警之也烏卑春

秋七月冬公會

地觀之

宋使秋鄭人以王宋

主會者外為

之不相義也列國何為

事相聚曾命左氏稱

可乎曰以王命則私而

期於不庭終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

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五

期也始而會伐以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先

子以戒兵柄之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

六月戊申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命討不庭以貪其士以勞王謂正矣以王

再取其一也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之也

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之也

敗而言敗者為主被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

鄭伯欲書取郟而巳是故郟防書而譏不在鄭也

內兵書取事則是以言來歸焉必若

敗宋者三管重

附錄內惡

略公羊曰

內明而

主內明而

越之會盟

父至伐宋

鄭則仍書

而多大功

可鄭為隣

公孫獲以

公薨許叔

尚為謹齊

能為也及

故晉文圍

平有荀偃

以晉伯許

齊桓既伯

乃後城以

乃後城以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乃後城以

乃後城以

乃後城以

乃後城以

初仲子生

而有大慶

桓公在少

隱公曰為

公曰為魯

夫至是公

將授之矣

言殺桓公

使營菟裘

十一月公

薨於柩

公于柩

也致桓之

間憂桓之

公薨也其

隱不避其

忠不避其

不能除之

也子魯十

則不子般

者賊在廟

以公之命

秋公之命

宋公之命

與此同

之所欲矣

公之不得

其四境其

終以書法

薄之

而

又

難

社

內

長

在

德

薄

之

與

此

所

欲

矣

不

得

其

四

境

其

終

以

書

法

薄

之

而

又

難

晉

會

武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年

垂

結而無... 而忘... 至而... 權於... 之君... 之見... 夫以... 成後... 日之... 變哉... 杜氏... 以為... 讓國... 賢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桓公即位

廬陵進士李廉韜

年九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有變於... 禮欲自... 其意也... 故如也... 即位也... 其意也... 再娶也... 行內也... 之無也... 也故也... 堯舜也... 長禮也... 其實也... 謂桓也... 徇惠也...

越孟武父會書曰

鄭突皆黨篡弒之

氏以為鄭伯之遜

不說疑公羊得之

既直書此疑非諱

羊又有深諱之語

似不達公羊本旨

惡直書不隱易許

大夫陸氏陳

之諱詞

罪

齊彼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罪

附錄 公羊 桓公會也

秋大水 水為平原出 何以書災也 先高下有水

姓痛傷悲哀之心 既蓄積後專易朝 災曰大水

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桓行逆德而致

何也曰開關以來水之行未得所歸故堯有不善感動天

治之而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

變而引堯張氏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蓋陰

為解誤矣 經書大水八年桓二莊三宣成襄各一惟

久事書冬 秋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

孔父 世祖孔子六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

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公又曰宋殤公立十

年十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督有無君之心

動於惡故先 及者何累也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

生而存則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先攻孔父之

朝則入者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字之者以稱字見

矣則父者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字之者以稱字見

名蓋為祖諱孔子故宋也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

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 年十載民不殤公立十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 年十載民不殤公立十

弒死於其身處命不 年十載民不殤公立十

節而書及不夫其官 年十載民不殤公立十

書名劉謂既 年十載民不殤公立十

禮曰處也隱行不
至危之也也諸侯
道而後不至者鮮
僅不齊至焉耳昭
吳伐齊至黃池之
出姜大夫不至季
有得處但陳氏以
豈不得意陳氏以
圍齊何得非功亦
胡氏於致前事致
公穀也。又按春秋
是也。夾谷黃

三年春正月

王正月以天道王
以治桓也。二年書
以爲無王之也。道
所以治桓也。二年
王正月以天道王
以治桓也。二年書
以爲無王之也。道
所以治桓也。二年

君者不以王法正
而後經不書王有
子朝之亂豈暇頌
以爲闕文者安得
關之喪事畢矣是
侯不施九伐之川
馬義不戴天反而
子義不戴天反而
憚人之大倫城矣
見桓公無王與天

卒是又與夷之卒
八年書王得之而
無王至二年始著
故胡氏獨取程子
者凡一有八拒無
爲不書正月不
篡仇而不正月不
公會齊侯于贏

公會齊侯于贏
禮也。昏非。張氏。昏者。成昏于也。公不
禮也。昏非。張氏。昏者。成昏于也。公不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沙地

公羊

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也言者不盟結言而退也言猶相也相命正也於古而正奈何

背故書以

言以相達不欺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起晉命之文於

言以相達

言以相達不欺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起晉命之文於

能相命

能相命不情私論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

重桓

重桓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于以信易生

禮而陳氏

禮而陳氏曰相皆善之惟推長也諸侯不稟於王而不

私相命

私相命於王室也非王之禮也諸侯不稟於王而不

矣於其謀

矣於其謀於王室也非王之禮也諸侯不稟於王而不

氏復推之

氏復推之明之曰東遷以來王莫不有諸侯之事者

獨齊衛

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子今欲專之天下耳而

必求勢

必求勢後疆者乃感專之故滿之天下耳而

命伯而專

命伯而專征之始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梁曰郕魯地也公杞侯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也既者盡也

也盡而復

也盡而復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王

鄭拒師

鄭拒師王應

王應

王應

按日食例

按日食例皆見前食既例三此年及宣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孫公子者此桓也胡氏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

下以為罪人也

下以為罪人也胡氏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

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

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

也而使公子翬往是重大夫昏也

也而使公子翬往是重大夫昏也

莊逆女例諸侯

莊逆女例諸侯

莊逆女例諸侯

莊逆女例諸侯

今又相與今又相與年魯于成其冬年魯于成其冬京師在於周也至矣京師在於周也至矣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愈備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愈備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魯欲平二國也而棄公方襲魯欲平二國也而棄公方襲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夫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夫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來聘

冬州公如曾

書 國所都

公出師而保釐東土衛武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與

後何以書將有其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

曹來朝書曰寔來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

冬經朝則遂留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禮言朝則遂留不夫故變文言寔來

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孟子

其名將以周公來朝將以諸侯之乎則孟子乃以

何國之可也若譚子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諸侯

接之可也若譚子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諸侯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矣若夫不能脩道以諸侯

棄賢保佞或驕奢淫泆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

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誠矣

能春也秋書來例祭伯不與其朝介葛盧曰狄皆不

注之文過公羊則曰化穀梁曰謂之寔來何也故慢之

我故簡言之也二家皆以爲州公過魯而朝以爲王

故爲此說然於寔字之義無謂惟過魯而朝以爲王

氏譏其外交則可與祭伯來義台然於寔字亦只

子胡氏直以爲州公名此亦有用虛字然於寔字亦只

父寔來左氏又爲州公名此亦有用虛字然於寔字亦只

姑記于此以俟考訂又定來之語又以溥州國在南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泰山鉅野

秋八月壬午大閱

師於成諸侯大夫忽

公辛

簡車徒也罕書也

胡氏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

有郎之師秋大閱簡車徒也罕書也

執於路

適家始生善十第
何故胡氏曰按左氏
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
出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責也見通旨陳氏不可
為莊公制於其母三十
不志此亦一說也天子之說見周官典命天下
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之說見周官典命

冬紀侯來朝
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
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
矣魯桓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主人得而討之而主
之以求接其能困乎然則何以同惡於人志不在於朝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王用三牲在禮天子不台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鈞不網
弋不射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
草木無淫獵之過矣書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公穀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夏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小國賦之禮
公穀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公穀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說恐非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穀伯綏來朝

乎又說杜氏以為禮
夷禮亦又無據故胡氏
之於四年而七年火攻之論迂矣故胡氏說何氏得
說昭十八年不書冬定
十四年不書冬闕文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